

文

獻

徵

存

錄

文獻徵存錄卷六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陸世儀 張履祥 劉 洵附

謝文淳 封 濟 黃 熙 甘 京 危龍光 曾曰

魏 祥 子世傑 湯其仁 李騰蛟 邱維屏 彭 任 曾

魏 禧 子世侃 彭士望 林時益附

魏 禮 子世儼 世儼

汪 颯

胡 介

徐繼恩

才金 卷二 不男和車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鵬

陸圻 弟培 塔 吳百朋 陳廷會 張綱孫 孫

方中通 揭 暄 沈 謙 毛先舒 丁 涉 虞黃昊

蕭正模

胡渭 許鴻磐

邵遠平

張伯行

顧景星

李天馥

程可則

陳鵬年

袁枚

陸燿

蔣士銓

趙翼

文獻徵存錄卷六

杭州錢林金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陸世儀

張履祥

劉汭附

陸世儀字道威太倉人少隱處好養生術旣而悔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爲入德之門及讀敬軒語錄云敬天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劉宗周講學四明錢肅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采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鼓山其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叩之擔簣具矣采不果往世儀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陳言夏

反復研論曰我不見戴山我將私淑諸人矣亂後閉門不通賓客鑿池十畝築亭其中名之曰桴亭遂以自號也明儒者自薛瑄敬軒出始有薛學薛授吳與弼康齋吳授胡居仁敬齋因有胡學陳道復王守仁出又爲陳王之學學於陳王則詆薛胡爲俗習乎薛胡則指陳王爲異世儀論道復曰世多以白沙爲禪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乎灑脫曠閑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便與禪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覩聞見顯而惟

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鍼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
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但以
勿忘勿助爲要失卻最上一層矣然陳本與胡學於吳
氏皆主居敬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云吾道有宗主千
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後來自成一
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
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不誠則粉
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
論守仁曰陽明之學自讀書窮理中來不然龍場一悟
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
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法元非朱子格

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其少時嘗從事禪宗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學非有深造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執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熟處難忘亦不免時時逗漏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每厭讀書窮理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此卽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跟也故陽明在聖門亦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又論羅欽順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庵困知記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

年垂四十始志於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庵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庵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精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庵整庵才氣不及陽明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也論白沙弟子曰增城湛若水甘泉隨事體認天理卽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誤也然讀甘泉集未見體認得力處而門戶之盛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

其氣象畧相似敬軒而後如無錫邵寶二泉晉江蔡清
虛齋高陵呂柟涇野崑山魏校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
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
東林繼迹欲抹其弊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
禍此有明一代學術之關也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替
人者由不立門戶耳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
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
方山不肖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日講學之風之日下矣
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以錢德洪緒山爲巨臂
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
嘿悟不以知解承而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格言

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邪此爲王畿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終不負陽明者緒山也始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世儀不爲陳王之學然其論陳王也後儒以爲允世儀平日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心性之功嘗曰世有大儒必不別立宗旨又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間書院徧天下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學者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

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知卽行矣行卽知矣西安葉靜遠載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世儀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時流寇患亟世儀嘗曰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論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呼之卽應今拘以吏部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嘗設講於東林已而至毗陵復歸講里中大府欲薦之辭不出全祖望嘗謂孫夏峰黃梨洲李二曲皆以儒名而桴亭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粹也有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行於世詩才甚清

夜泊鹿城云渡頭星月暗離思滿孤舟此夜聞風雨山城一片秋有桴亭詩藁傳之者少矣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幼孤其母口授四子書曰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爲諸生事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肆力紫陽矣病講學者虛憍授生徒以友道處之不肯受其拜嘗曰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而多不合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又曰朱子於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羣言淆亂折衷於朱子可矣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心術又曰今世貧士衆矣宜以教學爲先蓋亦士之恆業也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則無恆業無以養其身

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則敗德矣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稼穡者治生之大端也務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然後風俗淳懿而古道可復也乃著補農書勸其子弟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亦有是亦以訓其子弟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撰楊園備忘錄三十四卷朱竹垞曰考夫講學一以鹿洞爲宗仁宅義根言規行矩聞作詩不沿安樂窩頭巾語也康熙十三年年六十四卒其考夫遺書五卷則門人輩所輯也

劉灼字伯繩山陰宗周子也宗周講學戢山弟子聞教

未達私於汭者應機立斷爲都講宗周殉國難明魯王
唐王遣使弔汭且授汭官皆辭營一小樓居之二十年
敕斷人事勿得開白通家子弟至者悉謝遣之惟游情
經藝思繼父業宗周有禮經考次書未成其書首夏小
正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歷明時也次丹書附王制正己
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
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然
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
設爲祀典次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喪大記
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間傳
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

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深衣投壺次之男女冠笄昏姻所
有事也則冠義昏義次之推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
義合三十篇爲經禮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
子學記七篇以爲曲禮洵輯之甚勤寢疾其子請遺令
曰汝等守人譜終身爲清白吏子孫可矣人譜者宗周
所著書也其眠牀借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終於
祁氏牀將不有累清德乎所著有遜齋藁其禮經考次
至洵之子茂林始輯成之

謝文洊

封藩湯其仁

黃熙

傳與

甘京

李萼林

危龍光

邵睿明
曾曰都

謝文洊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父天錫饒於資好爲利
人事明末羣盜起所在持白梃掠人天錫奉母竄西鄉
倉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殷勤爲具飧埽舍迎居之家
人怪問曰吾常粥薪炭於城城中大姓多虧吾值惟君
價足而金良是以懷之至今耳文洊明季補諸生年二
十餘入廣昌香山闢精廬誦佛經旣而讀龍谿王氏書
又讀陽明書自此講陽明之學年四十矣一日詣新城
神童峰會講有王聖瑞者立論破姚江文洊往還詰難
更申王義久之終不勝竊乃自疑歸取羅整庵困知記
讀之翻然悔悟自於城西起程山學舍制程山十則主

躬行實踐名其堂曰尊洛好張子西銘尊之曰事天謨
遂奉有宋諸儒爲圭臬矣同時易堂魏禧彭任文游以
爲諒友禧撰日錄裏言文游讀而好之爲之敘曰予日
置几案飢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石痛癢則以
之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初與同邑邵睿明
李萼林傳與黃熙甘京曾曰都相講習其後皆折節稱
弟子晚以養心爲學學徒益盛南城章慥劉良宜黃鄒
鳴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瑛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
仁陳體元皆擔簦而來願執洒埽之役西江言理學者
至於今不絕文游之力也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有
大學中庸切己錄旣卒門人黃熙甘京黃采傳其所著

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其後文游元孫鳴謙又收合雜
文遺藁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爲謝程山集十八卷文游
子德宏字子實豪邁善詩孫修振修擴振字宜爾慕魏
和公之爲人學爲古文有寫心軒集擴字充之遭亂離
種蔬負汲以爲養其程山著作五十六卷手鈔錄之字
皆楷正人見之曰此程山筆也晚依山築小室名曰祖
軒以壽終

封濬字禹成少補諸生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人
年四十更事文游小文游五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才
若不敏而性耐勞勩爲人解紛排難秩秩有次序易堂
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曰位齋魏禧謂爲篤行有

道君子又謂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其不用也
黃熙字維緝南豐人與文游爲友折節師事之服童子
之事進退惟謹不以爲勞順治十五年進士邑令方度
田熙與封濬任其事毋能干以私者閭里有不平事皆
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母終復乞病遂不
出與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號程山六君子
卒年六十二子國望國垂簡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
各爲一卷并所爲詩文及雜錄總曰倣園遺稿行之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少而跖弛及壯負氣慷慨期有濟
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
下上於有司行之毋稍變山賊起潛身走山砦下知其

險易因陳策於大吏請勦之與文洵同學一日會講程
山服其理趣昭博便請北面稱弟子粹然有儒者氣矣
其論朱陸也曰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不無異所趨
之塗之異不害但其塗異而亦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
無害惟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旣又與易堂諸子講
習文益進不應試隱居爲童子師自給嘗編家禮酌宜
修了溪家譜又取其十九世祖以下七人詩次之爲了
溪一家言自著軸園稿凡十卷魏禧爲之序其軸園不
焚草則芟剩之作也子表字衷素有膜堂存稿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縣諸生善事繼母繼母遇之
非理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

族人旌別善惡抹卹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厲無所忤人曰今之子路也

曾曰都字美公補諸生年四十餽於庠忽棄之受業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魏禧嘗曰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又有高識者講學程山隱居不仕年二十七喪婦有一子不再娶識字敏生亦南豐人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南豐人歲貢生居家有法每
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切
問省克堂集

傅與字同人諸生在文游門早卒有禪根論文游爲著
錄於程山集中

李萼林字仲閭又字深齋諸生程山門人好施與嘗割
產以濟人弗惜也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
邵睿明字先士諸生少勤學好繙閱理學書及長山居
講學不立門戶以爲道本至公無我豈容自私以成狹
小遂自號宏齋文游以毅進之睿明日惟其不宏是以
不毅文游以爲然

魏祥

子世傑彭士望

李騰蛟林時益附

邱維屏

彭任

曾燦

魏祥字善伯號東房後名際瑞江西甯都人明崇禎時爲諸生明亡奉親避寇居翠微山甯都民亂贛軍進討索餉於山砦祥身冒險阻往來任其事瀕於死者屢矣祥重信義人推以爲無宿諾之子路當路頗禮之故得全嘗入蜀參贊幕府又至浙江爲中丞范承謨所器重因葺爲四此堂藁皆其時所用公移告諭也康熙十六年僞周帥韓大任軍敗竄甯都之上鄉當事議招撫久未就大任曰非魏伯子來吾不信也當事以屬祥祥痛桑梓禍無窮期又聞大任亦當世豪欲有以全之慨然請行甫至軍官軍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疑祥賣已

辭不見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求進取者。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旣敗。拔營走降於閩。祥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子世傑殉焉。祥嘗謂其弟禧曰。我性疾惡而殺機太盛。其將不獲死乎。旣而果然。祥爲潮州總兵官。劉伯祿客時。官軍圍潮州。將軍忿潮民久不下克城。日欲屠之。祥力言於伯祿。伯祿叩頭於將軍者三。乃得免。又從大帥掠地東粵。有遊宦者將就戮。力請釋之。其後以大吏莅江右。祥省試畢。不通謁曰。吾非以爲高也。有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籍里者。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我見德。或以慚而怒乎。性脫畧。以飾長掩過。高言欺人。爲恥與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仕

曾煥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及仲弟禧季弟禮講學於易
堂號易堂九子祥篤治古文喜漆園太史公書有詩經
原本序曰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
曰感感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風者諷也言之感人莫
過於諷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
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雅正也正正也正
也者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其人存則
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也雅之爲道於頌則已顯於風
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情小雅所爲依於風教也宏而
廓者尊乎體大雅所爲幾於頌聲也風與頌極深淺之
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四方所取

則焉頌誦也維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
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容也贊歎而取諸形容焉
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其象
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
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
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韻也者引情之道
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
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興同焉
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
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於
空也有砢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達而自

然之籟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
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
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不
得不借聲而胥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
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鳴咽明滅洶湧奔
騰洒洒洋洋沐沐淥淥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
人平仄之相爲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
閒韻變韻而相雜者八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淳亂
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
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也蕩而沈者淫奔之倡也
行禮之章溫以文燕飲之歌閑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

形容之詩贊以歎自然之道也縣邈鬱蔥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者孝子之心靡屈而靡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之詞有金石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作有淒風苦雨之音焉故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已矣聲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辭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颺之以詩歌蓋欲反覆咏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

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又作義死傳自爲敘曰甚矣
死之難也而未死者易言之於是乎以責於人者多矣
卒之死至焉而又去之昔楚人將犯白公之難駕而往
栗栗震焉而三失綏其僕曰人之所以致死者以其無
所畏也今夫子恐懼而失綏又安死楚人曰夫畏者吾
私死之者公也吾終不以私害公卒死之由此觀之不
亦難乎且夫匹夫匹婦嘗自經於溝瀆而忿之所至者
旁支體焚妻子義無毫髮之輕而禍有滅亾之重悍然
爲之而不顧此何以稱焉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死莫
若忠孝然則死之人而皆忠孝則事盈於天地不可得
而記也故曰死非難所以死之爲難有所爲而形以無

是有所爲者猶之難故曰蓋棺而後論定未死以前難言之焉以予所見聞於鄉里不坳其實傳義死其論君子小人曰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螫螫者針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亡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

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淆而賞罰亂矣
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
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妻妾而視君子
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卽至於傷名亂法敗
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
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
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腐腸
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傳於毒腊之
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
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
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

亦已明矣既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深殺人之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又續論小人曰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納貨賄也則彼詈我爲貪同工諂諛也則彼憎我爲賤同持事執權也則彼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已之所能則責人之不能已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奴始合之時千萬人之心已如挾矢而各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石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

乎此也小人既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
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於君國至於天子垂泣大廷宰
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可爲矣夫君子善退
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庸碌者亦
如青蠅蚊蚋之溷噪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與爭也亦
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心而售小人
之術庶幾乎其可也已叔弟冰叔謂發上篇所未盡尤
爲刺骨祥亦善詩有江頭別云白石山過紫石山鷓鴣
灘下鯉魚灘山山遠近灘灘急遊子南行何日還人以
爲得劉夢得竹枝遺意著有詩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
初祥貢於北雍名滿公卿閒以事出關至永平聞鼓吹

聲人言朝鮮使者也祥趨立叢人中望之使者乘馬冠
幘頭縫掖束帶緩緩行望見祥忽下馬把其衣入館曰
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聞人定中國奇士我望其
氣象而知之矣詢姓名大驚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
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相贈因
言足下江右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竝卻贈
金吾國爲建卻金亭又題詩刻石今猶在取文集一冊
去曰我歸當鐫板行國中使知中國有才子鄭重別去
南昌林時益序其集曰魏氏三子者天民徵君之子平
日以父爲師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莫
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皆欲究得其

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
經恆數萬里其於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
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多天下謂之甯都三魏
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然則三子各
具本末蓋不特其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其曰世傑
者伯子之子又本叔季二父以爲師於是附其文於編
末云

世傑字興士又字耕廡少篤學能古文有答北平王崑
繩書曰庚戌除夕世傑再拜致書崑繩足下歲癸卯家
叔父江淮歸知足下伯仲姓字乙巳冬家嚴君季父歸
自京師則又備知之季父入都門足下夜臥牀下談說

往往見朝光入室中傑慕望足下願與定交若不能終日反視平生抑懼不可也月初家叔父再由淮上歸傑遽問近況乃出手書相示喜甚愧甚傑身爲易堂子弟承家嚴君諸父義方之訓微名或得呼於大人君子竊益戰懼無有已時思古人建業成功名於時當世之人被其光烈想望其風采此在童穉聞必能蘄然自異雖輒軻困抑不能蚤遇於世而自厲其志識就正師友相切劘堅忍儆惕數十年如一日則終必有識之者故功名仕宦之境人未易遽得得亦未足爲豪傑士稱蓋其志其力不徒見於得志有爲之時而貧賤憂患憤鬱困苦危亾之日已早見之也陳蕃謂大丈夫安事一室王

曾志不在溫飽初若好大言自矜後皆能自樹立不負平生之言而士人平居牽繫妻子取適於口體一身卽安餘不復知賢者弄毛錐雕蟲之技詡詡然欲以文章自名疑若柱天地塞今古而不可磨滅嗚呼誠可笑已傑耳目所聞見類多有志之士然饑寒勞苦備嘗或不勝窮愁又或苟完居室飽煖逸豫積之歲月於是聽其論議以察識其意考其行事則非復錚錚少年時志概矣傑用是恐懼愈至念天地閒事固多危疑艱難榮辱所關利害禍福所倚伏曾未嘗一試其平生得失之故萬一不足自信而不敢妄言求異於人且願交天下士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此其事非易言愚嘗以爲

不能明其故徒足誤人而虛矜天下才智之士諸葛公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受業河汾時未當天下之任人謂其寂然閉戶而無所爲耳豈知其心於天下時勢人情之安危機事之先後孜孜然若斲輪之甘苦疾徐求得於心應於手以合乎軌度者非一日之故夫豈師心自用而能與天下事哉且夫士之出處固非必窮達之謂也仕宦之人有退食對妻子之時而屈伏草土者亦必出而遊四方求勝已之友察民物之情僞攬山川形勢奇氣以自壯起居道路羈旅商賈百工技術之數無不欲周知而歸於有用傑一身貧賤此無足怪獨學無所成志識不足以尙人裹足牖下不得與足下諸君子游

使心智豁然開明則又未嘗不以爲恨也立春前後十
許日奇寒雪霰間雷電震耀木介斷折且盡松柏存者
可數而得傑獨登翠微峯頂狂叫奇景不覺憂懼交集
天意爲此殆欲變人溫飽之氣三千里外作何景象邪
聞尊公先生去年歲除舟阻高郵湖中風雪甚惡幾破
溺二日須髮頓白不審氣力亦且少衰否傑日事尾瑣
不敢造次具問左右惟呼名道意南昌彭士望讀之以
爲有嵯峨蕭瑟之致其學與其志皆見是書矣亦工五
言詩若十月七夜懷人云三日吹寒風重陰羃高閣山
窗正獨愁夜雨瀟瀟落挑燈讀古詩開卷意寥廓又如
青天動秋聲白雲如水長十月霜氣寒蕭蕭滿山庭曉

風吹獵騎春燒接平蕪雪晴千嶂曉風動一窗虛獨寐
不曾慣秋聲分外多赤石黃花節清秋濁酒杯皆可誦
也父祥遭寇難世傑夜行八十里往視殮畢拔佩刀自
刺爲人所持乃奮拳搥胸腹遂患血結目終日上視癢
不能立踰二十日竟卒子二家桂家棟其梓室文集六
卷則叔禧所定也崑繩名源字汲公叔子稱其文多法
史漢有項籍論縱橫馳騁前無古人嘗論詩曰詩有真
者有僞者有不及僞者真者尙已僞者不及真者然優
孟學叔敖則叔敖之衣冠存也使自著其衣冠則藍縷
之優孟而已辟人不見真山水畫中山水亦足以自娛
今人詆訶七子而言之無物庸鄙粗啞所謂不及僞者

似矣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成齋四歲父攜至書室中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他日三四覆之乃大驚長爲縣諸生明亡隱金精之翠微峯與諸子講易於易堂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徙居三巖授生徒衣冠三十年不易性寬退與人言若恐傷之犯之終勿校有門人好論易者警古人與人論不合便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園中詩曰子於易學殆無所得邪門人媿之病革猶命門人歌詩以自娛學者私謚曰貞惠先生所著周易剩言若干卷藏於家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祖一鵬湖廣按察司僉事

有清德父如泰直諒好學維屏少補諸生明凶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至爭辨義理聲壯氣涌面發赤筋暴起如箸徵士魏兆鳳以子妻之因與魏氏三子議論於易堂彭士望嘗謂交維屏五十五年來聞其毀一人亦未肯服一人獨私語其婦曰吾服冰叔耳嘗爲禧集序曰往者同守一代之制首政四書義是時各以才智相取要其所尙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聖賢之旨至於一毛一髮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於當世議論風發之文鉤抉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子則謂經義中可以無

所不盡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
以爲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爲古雜文冰叔第取足
道其意而已未嘗專攻之其予之用心於古文者又凡
以爲經義也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及之其後俱休廢
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於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
無所爲發者於是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杰乃益
出矣冰叔之文旣精強於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
於勢明於辨吾嘗謂之鼃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漆爲文
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
庵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有不必爲文而
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

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深其氣日和以出而游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子文煙波嗚咽一唱而三歎蓋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不至於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於文如是嗚咽唱歎其工於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今冰叔於文如此吾視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後之文不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於東野李翱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於天矣吾於冰叔之文亦如此焉然維屏以禧雄辨故折抑之嘗與之書其略曰足

下所交多君子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遇君子
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
薄待天下士致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文章雖末技然
足關世道皆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
不審足下之自植立宜如何也足下好短長議論善譬
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凡此皆君子之
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
又以爲君子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
諫而常拒諫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飾非拒諫
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
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又不幸逐

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學好於就事執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已囂然有言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方直自持以爲縱或是要於較然不欺吾意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獨低迴致歎於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益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於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嘗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已病標本然猶以或未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東楊夫子己丑十月東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

如蜻蜓之點水而已且足下之言於友者不入則悲憤
莫申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於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
記手口之間鬱鬱寡憂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足
下書簡所及或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
雖少假借獎許亦曰將如此充之可進於此豈以爲再
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
足當足下意耶凡此皆某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
之不少疑否禧答書謂先生以苦口生我論書簡數事
其間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
其端大略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
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蔽在識見耶謂偏在

學術則禧之懼甚矣夫是已則必用已非人則必拒人則雖萬乘可爲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禧所痛哭流涕望拯於先生也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始大德則幸甚時人以維屏爲直道而禧能受益也兩賢之青州馮相公溥欲邀一見卒不往家貧甚居室卑隘牀竈雞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人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綴直著不辭禧嘗歎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似之晚爲易數厯學及泰西算法能盡其理桐城方以智來易堂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不得其解所著易勦

說易數厯書皆未成病噎不食卒年六十六

彭任字中叔隱居甘貧約不事生產在易堂講論務爲有用之學禧弟畜之嘗謂任曰人獨居惟見有己有己則日蔽羣居惟見有人有人則日亂吾非獨居時則羣居也受其一患足以自賊使不察而二患交至身心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禧所自懼因爲弟勗也子二仁六仁立竝能文

曾燦又名傳燦字青藜侍郎二濂子少負氣雄壯章贛之役楊文正公嘗命監河東軍事更厯患難能以死任大事及不得志課耕自食其所獲或浮沈江湖間旣與諸子講論易堂止山集成魏禧爲之序其畧曰止山爲

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爲詩工美多
豔及遭世變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爲貴公子裘馬自喜
好慷慨緩急人愿世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論
昌黎送李愿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
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
今予敘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
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乎此也陸清河言作文
輒自云佳年時閒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
而益工予所以敘止山者又不足爲定論也其在武林
別葉子九往京口詩云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
從此去江水正蒼然貧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

古淚寄與夕陽船又選近人詩名過日集人材畧備兄
晚字庭聞初名傳鐙字楚田順治十四年舉人好游出
入西北塞外二十年禧謂其詩多秦聲其登赤壁詩云
雁氣回秋渚江聲撼酒樓雞頭關詩云燒荒熊出壩樹
密虎窺人亦豪句也集名金石堂詩與傳燦有雙丁之
目

彭士望字躬庵又字公葦江西南昌人性慷慨尙氣節
崇禎十三年黃道周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以黨禍逮士
望周旋緹騎間明年太學涂仲吉以黃故下詔獄詞連
士望被逮久之始解章贛難起楊文正廷麟以孤屬諸
生彭錕甯都破錕自縊死孤爲兵所掠士望解衣贖之
文獻徵存錄卷六

歸時寇盜卒起求避難地至甯都之翠微與魏氏三子
定昆季因與同郡林時益攜家徙焉講學易堂通三史
之學能識其大儀徵汪楫有詩曰讀史擅雄略昔嘗交
某某騏驥服鹽車非時且垂首爲易堂九子之一程山
謝文游嘗病其言用而遺體貽書魏禧正之禧復書大
畧云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學道人當
練於世務否則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
目茫昧忠信謹守之意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
廣聖賢學也程山易堂論學之趣備於此書矣然士望
言學終以篤實爲宗主或問顏子大賢聖人何以教之
克己曰惟大賢之己爲難克也嘗謂魏世倣曰少年之

有志者能以十言自省其庶幾乎世倣請教曰在存心
在積德在思過在力學在求友禧曰請益二言曰執謙
士望以爲然性狷急每與禧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
往往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相攻謫數日旬
日意始平又相得也嗜古文辭嘗爲禮作南海西秦集
敘曰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峯有兄弟友朋文章
之樂恆鬱鬱不得志氣奮發無所舒則身之海南更渡
瓊舟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乘
月觀海作渡海詩旣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禍洶洶且不
測則闔戶更爲海南道中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兆田
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

暑愛翫若終老是中者一日同予冠石卽席論議則又
之西秦從皖陸行經鳳滁道中州暑雨日作赤身渡伊
水幾漂溺自潼關入省邱邦士於韓城往觀龍門砥柱
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窮其巔每峯
回路斷微徑相屬翕關生趣叫歎奇絕荊州彭荆山居
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爲設食勞苦深語竟日
結知己別去中州悅梁以道許宏羽李含章遲軒公劉
湖水漫不能待穎州僧舍友章調萬途遇定興鹿太常
孫密觀竝騎交語道蘇門孫鍾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
嘗千人及保定間彭餓夫死嘯臺事歡喜感激誤解道
旁聚墮驢足絀鑱驢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裹傷

復行獨恨未及見富平二李生已給乘訪李中悅病大
作裁書侑粵葛寄之李天生遠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
閱月其得詩近體五言百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
首虞山嘗盛推徐霞客善遊徧五嶽窮厯幽險西蜀登
峨眉紆回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嘗急虞山難省
漳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余亟稱其人然竟死終
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
耽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爲使宋
文帝冑柄用登之宰輔奇興頓盡而秦帝韓亡之詩可
無復作种放爲母焚筆硯入東明峯轉徙窮僻母亡驟
貴被隆遇晚更飾輿服家人斥田產手攜郡判視爲樵

夫拜希夷庭下時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怕舉債游涉萬里蟬蛻死生視海嶽如庭戶敝車羸馬笑哭賦詩有爲無爲樂天憂人交有之令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知其人堅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躬庵文集成禧敘之曰躬庵爲文章務以理氣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更講求法度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慌惕而不已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筭眊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蝨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弓矢失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

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
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湔湔漫衍亡其故道而所
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
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
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
慨激昂連類旁及凌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
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
躬庵一見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
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
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
不可救止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閑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其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所著詩甚多稽目之曰至性昌言隨處噴薄至於君國之際哀傷流連雖飲食游戲繪寫蟲鳥亦有不平之氣此宋鄭億翁之情也而文采規矩過之有雨中寄山中人詩曰漠漠湖天雨坐閒濃煙疎樹有無閒懷人似共瀟湘遠一點輕帆九面山甚有深婉

之趣又以變故遷三巘冠石卒年七十四子厚德厚本皆淳篤

林時益字确齋僑居翠微十餘年與魏祥昆季爲講習之友又遷冠石課子孫耕種採茶芋自食躬親畚鍤夜則課讀毛詩離騷屢爲鄉人平事患有勞費常獨任不辭過冠石者見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鋤琅然歌聲出金石歎以爲古圖畫中人也鄉人皆樂與之親時三魏集成或比之眉山蘇氏三子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時益嘗爲敘其始末旣老不仕卒年六十一

魏禧

魏禧字冰叔父兆鳳生時舍前草結葉如鳳因以爲名而字聖期晚自號天民崇禎初舉孝友廉潔不就明亡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自置惡棺誠諸子曰死以殮我諸子莫喻其指也卒卒私語起走坐不休甯都破家饒於財遣子詣兵營贖人無算而居宅之燬則勿顧也禧兒時不樂嬉戲事梅水楊文彩同學生出外游獨勤業不輟年十一補邑弟子國變後棄舉子業居翠微山中專意爲古文門前有小池顏其居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於世世又稱魏叔子嘗有友鈔其文一冊置行篋中武進鄒祇謨見之喟曰今乃有如是文乎

攜之去逢人稱說益喜自負然有譏彈之者既登木卽
自剗棄禧爲文雄於伯仲於近時之文喜侯方域姜湛
園謂侯肆而不醇姜在醇肆之間蓋以醇而肆自命也
所作史論筆勢尤放縱有論封建三篇上篇曰或問於
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柳宗元蘇軾論之備
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受命使子
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
族姓於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
朝而殲滅殆盡明興封諸王子倣漢中葉之制世其爵
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強藩高煦宸濠之亂
皆不旋踵夷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

之禍子以爲何如魏子曰是賢於漢唐宋矣然自秦以
來其制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
在天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卽不封同姓而後世強
侯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
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莫
大於漢初兵柄莫重於西晉刻薄莫甚於魏尊寵安富
莫過於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孫皆爲
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於深宮老死
於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寢者方數百
年安不能以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
屠戮諸王宗室無能自免者絀於勢而不習於事也國

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於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於顏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爲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未善立政之篇曰夷微盧烝三毫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

大周之興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幘之廣軼於漢唐區天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五十里公之略百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於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倣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

弟而亂無所於作至於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於下諸侯王習吏事久明練於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顛蒙而一無所識其椎魯無用之人則又散處於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於朝廷則藩王終不得有爲於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蕭齊以籤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旣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於天子或曰天子之子

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家天下者
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蒙業而安則天下之禍
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其定天
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蒙先業者富有四
海世世爲帝王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
謝天下口封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
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
之亂其絕於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
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
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閒居而任職者少非
制之盡善也吾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五等之封

厚其田祿賜予使其子孫世世王侯與國家之支庶等
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
不至於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
陵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
矣夫唐之藩鎮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末造國家未至
於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封建也哉中篇曰平居無土
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湯文
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
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
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
其變郡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

國同時竝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已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策不能深知其賢不肖一旦戴之爲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夫使涖政治民威德加於百姓賢聲聞於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爲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爲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琴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琴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賜之財費皆

厚贍夫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凌蔑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旣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高皇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於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子孫則子孫利而

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曰古之族非如今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於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上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自卿至於士而止士之子嫡庶皆爲庶人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爲王而支子爲大夫大夫以下無降凡爵命於朝廷祿賦於其國自卿大夫卿士皆祿而不官官於國者必以賢升於朝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皆給以牒使質於有司復其家凡王

國必建學有奇才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於王國王官屬師傅而下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於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王五年一朝師從長史屬其國三年上治行於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略也凡封國非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國不治者易置其吏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德化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如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下篇四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

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羣起以興宗國宗國羣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子若孫也且乎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隋亡僭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六五代之際僭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家而北之魏齊周末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

八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喪敗之際羣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嘗謂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

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因作留侯論曰
客問魏子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旣擊始皇博
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旣殺酈生說漢立六
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
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
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
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
者莫如漢漢旣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
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
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
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

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而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子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

過矣好左氏傳撰左傳經世成自爲敘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姪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

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厯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

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滿持循而變通之坐
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閒作雜論
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
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
醇然如石碣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
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
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
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
當深思而力體之也晚好陽明別錄門人曾庠請序禧
告之曰文成之成功也虛已以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
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

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之無所瞻顧迺其於君相於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斷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於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試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於創礙則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既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

人訪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
再其次者而用之猶不失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
湖廣兵尙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
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懾服
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
功多者不顯其功見推鋒奪級而外誰復宣力且兵非
賊境則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
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卽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
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
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思
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藁皆有之禧

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予志也又四此堂摘鈔序曰四此堂者吾伯子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容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承謨以廉公名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旣摘鈔所作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曰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諒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

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與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薶藿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而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

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伯子之書又著春秋列國論六篇周論曰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恃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

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劑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爲而獨特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於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卻至不敢爭鄆田此皆可大有爲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爲何爲乎鄭小國偏於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僑之徒孜孜焉日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爲天下共主其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爲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爲之旣效上下相沿遂以爲制天下之術在是也嗚呼周言典禮而卒於不振後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魯論曰魯之所以

自全者蓋在於固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妄發夫魯之
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持天下而魯少被侵伐則亦以
爲秉周禮之故非也昔者晉取汶陽之田而魯不叛成
公朝晉晉人不敬欲事楚而季文子不可晉會於向二
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
者終魯之世未有也秉周禮之說始於仲孫湫覘魯之
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幸耳而後世遂以爲然嗚呼
主昏臣悍弑逆僭亂之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
而可以捍强大耶虢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
曾天曰魯以相忍爲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
外而不知彊其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於周與鄭論曰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以首禍之人不死亡則亂且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於是而知鄭之所以受兵與春秋相終始國瀕於亡而終莫之振也或曰鄭處南北之交左晉右楚故盟長中國者必爭焉亦其地使然也是不然宋衛與鄭並列中原其介晉楚而國者不可勝數而何以鄭獨受兵乎蓋鄭自武公以奸淫取鄆而莊公首與周室爲仇敵至射桓王中其肩當時天下諸侯之不臣夫有甚於鄭者卻至韓厥再獲鄭伯而不敢執曰傷國君有刑況天下之共主乎宜其子孫之速禍也當莊厲之世齊晉未興楚師未交於中國也其興兵構怨恃威力以侵陵小國者莫鄭爲甚夫以兵始

者則必以兵終語曰天道好還人亦慎無爲首禍也哉
晉楚論曰晉楚狎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
蓋數數焉楚非能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
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悖惟利所在悍
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
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
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
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
收之者昔晉楚相遇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
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爲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
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秦論曰秦并天下在范雎

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
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遠與戎狄爲伍不
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
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
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
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
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
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
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

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疆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疆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吳越論曰智小而謀大力輕而任重殲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速其敗亡者也部婁而生松柏其根必蹶膏將竭而揚其燄其火必滅是以城雀生駒而宋亡徐偃王崛起自雄於周不旋踵走死古今小國非

有聖人之德蓋莫有能暴興者夫匹夫無故驟獲千金
識者以爲災禍之至况僻小在夷一旦取人家國暴起
於天下顧望其能久得也哉此吳越之所以速亡者也
又嘗著熊養及字說及跋賢溪重脩孔聖廟碑易堂講
論期於有用讀禧之文可知其旨趣矣常遊江南廣接
人物道德隱逸之士皆投分稱契闊焉舉博學鴻詞累
徵以病辭康熙十九年踐維揚故人之約舟至儀徵忽
發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弟禮之子世侃爲
子有詩文集二十二卷左傳經世十卷其日錄裏言與
其伯子偶書學者循習之以爲秉要執本且謂其能得
陽明之趣也王士正曰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之徵內外

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撫謙江西魏禧
山西范鄆鼎陝西李容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
辛全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魏獨以古文擅名
其兄際瑞弟禮皆善詩時號甯都三魏也世侃字善詩

魏禮子世儼 世儼

魏禮字和公少絕魯鈍受業於叔兄禧禧不之喜嘗遭笞罵一日檢所誦書得其雜記一條云叔兄每笞罵我愛我也禧歎曰此子有心人也喜過望年十七補諸生禧棄巾服請於父從叔兄後父笑曰汝未有名字人將謂汝逋歲試耳從汝志可也禮寡言忽然諾喜任難事往往面折人爲學又甚苦易堂諸子年長二十以上者皆與爲昆季交名日益高少習勞苦能跣足步行數十里至百里日或止一食以膽略自詡嘗省伯兄於潮州賊方殺人流血在道趨負擔者行曰彼方得貨不遽出也卒無恙及伯兄客燕又省之山東遭父母喪旣免益

喜遊一之閩再之粵友北田五子五子者何左玉弟不
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也北田在大良有寒塘草亭
五子講論於此人亦稱五先生矣渡瓊風浪夜作乘月
渡海旣至瓊值兵變閉戶爲詩瓊至險遠大帥執兵柄
尊若王侯郡中人士皆屈意下之聞禮名請見長揖爲
上客一州皆驚謁海忠介邱文莊祠而還旣又訪邱邦
士於秦中聞道人彭荆山居華山據絕險直上四十里
與之據地談一日又過中州所至訪其賢豪問阨窮遺
逸之士而天下士亦往往聞其名樂與執手將浮江往
江南次吳城問舟有虬髯僧先在舟問客何姓曰姓魏
僧曰得非和公平相與大笑在金陵書肆繙書有老人

聞江西口音揖之曰人言江西魏和公將至果然耶禮
與語大驚其之楚也將登黃鶴樓遇一男子甚偉數目
禮禮亦異其狀目之客驟問何方人曰贛州客曰甯都
有三魏君知之乎嚮吾客粵粵中陳元孝言天下無若
魏和公者恨不見此人耳禮笑曰使在君豈欲識之耶
自指曰是也客大叫曰我數目君固知此間無此人也
與登樓貰酒痛飲同歸逆旅中流連數日乃去然禮固
多病性褊不肯容物舉止真率任意飲食以是不得愈
年五十倦遊返山中時滇中叛贛州亂方起諸大吏聞
禮名頗以土俗利害詢之且有致重幣延之參幕府者
禮竟不出爲古文筆勢奇縱有讀徐涑溪集文文山鄭

所南詩序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文詩淶溪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遂成淶溪之詩淶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爲宰相於上有思肖先生爲處士於下皆能與天地爭苑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嗚呼豈不信然哉然天亦何爲而爲是興亡之數哉假使亡者桀紂興者湯武其可也且或亡者湯武而興者桀紂則何爲乎夫天中絕夏德以與浞羿而靡有鬲氏執而不與卒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忠臣孝子之事災也而爲之祥死也而益之以年壽是故忠臣孝子不肯稍屈服於天觀其臨命時風霾晝晦若虹雷雨雹是也堅護其

靈物不使消滅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
何代無之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
倣仰文鄭二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
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淶溪似之矣而淶溪
往又析集陶詩與杜詩也又有荅張一衡書曰天下去
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
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
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
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
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墉貿亂之變成兵戈疾
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交

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
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
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莖而春始萌矣而君子
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
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
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
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
巧之基也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
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夫而樸未嘗滿其
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
二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

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禮固然也足下蓋守
樸君子僕甚恨覲面失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
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以樸爲基之用
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又三樂府跋曰子昔遊
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鬻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
如撒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喉嚨破塞脣齒竭對
面弗可得聞此海濤也驢駢然駘然塌然轟然民物涵
動若誼若寂日光晃晃若晝若夜耳失賊心失悸若虛
通九地瘞虛穰萬闔城鉤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
奔馬也十雷並下虎豹白澤敦圉木櫛櫛者折蓊者批
搖者拔雨一點如拳牆堞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人銜

地下不敢起起則奪去戶外蛟龍搏戰每羣百十此颶風也屋瓦震撼燈光迸發成猛炬月變風吼星走天神下嚎者咤者撻金伐鼓者奮駛者皆無萬數子縱歌頭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鮑史氏沈鬱拂裂之氣槌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所結也禮爲文喜昌黎東坡不喜曾文定公嘗寓書南豐甘京論之曰子固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嗜之也子固屏絕百家其爲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嘗比董仲舒然禮以爲非真有得於六經之學者也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莫甚於此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遂君爲行
權吾以爲必無得於春秋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爲必
無得於六經邱濬以秦檜於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
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爲必無得於大學而董
仲舒漢之大儒於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與子固之好
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論
議間有一出於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
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京無以難也其詩若
高竹露初下寒花香未分孤雲秋正渺雙雁遠相隨落
魄遠行客風烟何處邨烟月虛遙夜溪山帶早秋又春

日偶作云迢遞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湖灘高水
渴還歸去處處春山叫鷓鴣與唐人近伯子仲子不能
及也有詩文集十六卷內行淳備方九歲父將析產持
一田券躊躇曰與祥則禮損奈何禮適在旁應聲曰任
損我毋損伯兄父笑曰是固魯鈍者耶晚築室翠微山
頂榜曰吾廬設圖史筆研外惟長榻茶具而已布衣優
游以老壽終子世倣世儼並習文雅嗣其清德矣

世倣字昭士生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
二章輒能背誦稍長從仲父禧誦讀殫意著述有陳勝
吳廣論曰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爲天下倡誅暴以
救民功莫大焉宜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

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子曰嗚呼
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
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
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
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
有傳曰無爲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
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旣除
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推而奉之
以爲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
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爲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
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

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蓋世之英雄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赤子視爲仇讐誅之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者舉於一隅四方之衆聚而攻我財力固有所不足則必竭百姓之脂膏抽丁壯以爲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暑王侯小者乘間爲盜賊天下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之慘陰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所佑哉是以眞人之舉事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此勝廣之

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衆爲盜蹂躪州縣不數
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
而首倡者亦祇爲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
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又以關壯繆旣得徐晃射圍
中書攻樊城爲失策論之曰兵法曰攻其所必救吾攻
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
衛伐齊而邢狄伐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
之人不恥旋師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某
旣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
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書於吳明言其出
兵助魏而追敘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其謀已泄師

必止而不興又不然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
荊州謹烽燧嚴斥堠雖糜芳傅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
雖至而有備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顧不設守備惟見
樊之可攻而不忍棄而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吾弊致令
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謂以晃之勇一日而
破七屯是吳師未至而某已敗則諸策皆無救於事矣
曰得書輒退則兵不挫於晃卽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
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晃勇而多謀乘某退而急擊之
某亦難於自全曰不然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
師陰伏銳卒於要地而要擊之反足以敗晃還而攻樊
樊且必克而乃恃其一往之氣輕徐晃而不爲備墮蒙

遜之術中減撤戍卒至於白衣搖櫓盡執沿邊守堠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疎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遷都以避漢業可以興矣而卒至於是母乃失策者多與抑天之不助漢也耶禧甚賞之禧避秣陵世倣送之贛江舟中禧與論文及其兄世傑之文自請曰倣也何如禧指江中灘石曰汝文似此矣世倣性狷急勇於事禧嘗謂其文一如其人鋒銳所及往往有沒羽之力矣多病不應試嘗之燕之江南及湖南北又一至嶺南謁北田五先生新城王士正使粵東見所作願折節與交也有耕廡文稿十卷別有師括編則集其父所雜鈔書而次第編之也

世儼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廢翰墨有焚諫草論曰
諫而焚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不觸於刑禍可以欺後之
人卽尸位素餐未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
草人烏得而考之且夫愛君者何必出於焚諫草也孟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則爲
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蓋改過從諫之爲賢也
夫旣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
君之善若必揜其君之過而爲忠則陳賈賢於龍逢比
干遠矣且使吾君諫而不聽尙宜糾合同僚之忠直者
昌言於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殺身有所不屑顧

又何得以焚諫草揜其過塞一己之責而遂已哉嗟夫
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諫諍以補袞職
之闕復貪位顧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
愧乃假以焚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爲辭若謂已屢諫
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尙論古
人以龍逢比干爲足法耶以孔光輩爲足法耶如以孔
光之賢過於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諤諤之節焚諫草
可也其爲谷文稿凡八卷

汪渢

汪渢字魏美錢塘人性恬淡不肯懷刺謁人時人號曰汪冷中崇禎末年舉人國變後謝公車嫺黨中強之出募千金贖其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若妻正色謝曰吾夫子不可勸吾貧不愛此金也妻故錢太守女咸異之兄澄弟澐亦棄諸生服奉母徙城外僻地居焉渢閒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往跡之不可得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魏禧客湖上往詣之辭不肯見禧致書通其意與把臂遂爲深交每之愚菴設食共臥起輒談至雞鳴不休愚菴僧明孟三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者也渢嘗遊天台石梁久之

匡廬黃山白嶽反河渚徙孤山晚留意參同能數日不
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卽棄去一日晨起視日
忽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
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
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樊籠逍遙從此別詩
就投筆就寢而逝年四十八朱彝尊曰孝廉高蹤苦節
人所難堪予嘗訪之大佛寺僧寮竹榻蘆簾不蔽風雪
坐間欲留子啜茗則瓦鑪宿火已消一笑而別後數年
偕處士魏允枏過予山樓書塾時已初冬共宿樓上所
攜布被尙未裝棉也間作詩多不在藁竊謂史局中爲
逸民立傳豈可失此君

胡介

胡介字彥遠初名士登錢塘人明諸生國變後不仕隱
於河渚自河渚徙宅一畝田暇與室人翁少君門內酬
唱有旅堂集感懷云蟋蟀候十月自來親牀帷又云榮
名汨民秉鑒略矜等夷假寐昏旦中冥然已無知又云
破劍作耕刀鐵存而劍亡陸冰修以爲淡蕩頓挫自有
神韻近體在隨州黃州間如雨中懷陳四康侯東歸云
楓落吳江客路寒布袍江上思漫漫孤舟一夜風兼雨
人到嚴陵第幾灘又送顧庶其南還并訊茂倫諸子云
離堂尊酒恨難平久客何堪送客行落日自傷遊子意
殘年倍有故鄉情帆檣楚國羣烏晚橘柚吳天一雁晴

歸訊江城隱君子幾人雨雪憶劉生皆可誦晚逃於
年未五十而卒

徐繼恩

徐繼恩字世臣仁和人諸生少爲文瓌麗奇偉崇禎時
貢於鄉亂後爲僧名止巖字歲堂有同凡集今世說謂
繼恩天性英爽不耐憂煩嘗曰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
若逃形全真肆意方外王士正曰詩皆無香火氣唐宏
秀集中所少又曰遊靈谷寺記上人貽豁堂詩自蔣陵
至青谿遂盡其卷帛道猷湯休之流也有黃巖送方孟
培云在遠無相識逢人似故鄉寒潮連桂檝春雨別松
陽柱折江瑤脆杭炊楚玉香歸與及耕釣烟水路何長
又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峯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
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

隱發清機又月下由御教場下投淨慈宿朗公房云御
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
路沿鐘到淨慈又剡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云晉
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神州鍾紫氣惜
君未見馬駒兒又熊中行將往西粵間道還楚索筆題
此人家竹樹渺茫間浦澈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
轉爲君九面寫衡山又赤壁云扁舟絕筆酹西風千古
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絃鐵板唱江東又寫
梅寄蔣渭公云林家三百六十樹今日猶存此一枝欲
約君來香影際爲傳水淺月明時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麟

劉獻廷字繼莊又字君賢先世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
天大興獻廷年十九復寓吳中居吳江縣者三十年晚
更遊楚復至吳垂老始北歸反於吳終焉僑居吳江之
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梁
紹顧昀滋衡山王夫之心服者南昌彭士望崑山徐尙
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獻廷遊其
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斯同參明史最心折於獻廷
黃鴻顧景范長於輿地亦引獻廷參一統志事獻廷之
於象緯律厯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岐黃者流
釋道之言無不留心自謂音學別有所窺足參造化之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五

有嘉樹軒

奧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
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音又證
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
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
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
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
平共十聲而不厯喉腭舌脣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
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
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
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
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

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其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也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之又論方輿之書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別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

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十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時不合則厯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論

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劉石雲擾以訖元明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儲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

農田戰守者各詳攷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謂綱目非紫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於事情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獻廷所欲著述多未成其徒黃景夏哀輯其所見者爲廣陽雜記其書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同在徐尙書邸第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裳接架尙書旣去官獻廷亦反吳邀斯同共歸曰與我共成所欲著之書乎斯同諾之而不果未久獻廷亦卒沈彤爲之傳無子全祖望曰萬隱君

季埜最心折繼莊其歸也隱君尤惜之予猶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毋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悲哉吳江徵士沈彤爲傳謂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厯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子死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今亦亡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厯故似有所

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
流而未知其人也

王夫之字而農又字薑齋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
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山中獻忠執
其父爲質夫之乃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憐而皆
免之桂王在肇慶瞿式耜薦爲行人以母病乞歸居石
船山師心獨學彊力不倦論易不取京房以陳搏先天
諸圖爲不足信詮釋尙書往往有新意又以毛詩傳鄭
氏箋名物訓詁不備爲書辨正之其叶韻辨一篇足爲
典文之美焉康熙初吳三桂叛據衡州夫之深自逃匿
三桂死後巡撫餽之粟帛請與見夫之已病辭帛受粟

未幾卒所著周易書詩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數十卷尤好張載正蒙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湖南北說經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

陳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通毛詩有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劉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縣知縣好公羊穀梁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故申公穀之長斥左氏之短爲春秋義解十二卷

陸圻

弟培

培

吳百朋

陳廷會

張綱孫

沈謙

毛先舒

丁澎

虞黃昊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又字講山錢塘人貢生父運昌
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縣有子五人圻爲長明敏善思
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
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弟垚中之圻性溫良文行彪
炳一時事親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臯立志以忠誠
自勵與人無忤雖僕隸有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
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
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人比
之阮長之不欺閭室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早
世乘醉造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儂胡不輕與人定交者

亦一哀出涕少與其兄弟爲登樓社崇禎間文社四起
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圻東芻絮
酒往會葬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或問卿自
比稚黃志伊如何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與
孫治並精京氏易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圻決爲晴
治曰雨天甫曉曛曛日出晚卽滂沱雨來人咸異之其
詩文采組六朝醫方口令觸口悉成儷語餽飯冷菜捫
蝨而談相對者忘其穢也舟泊富春云舟泊富春渚晴
江接太清嚴光前路去孫策此鄉生山勢趨吳會濤聲
撼越城銜盃殊浩蕩天地未休兵閨怨云何處高樓笛
淒清菩薩蠻分明秋夜裏夢到玉門關吳漢槎雜體詩

序曰原夫河梁贈答實肇風徽鄴下歌謠漸多辨麗五
言之盛可得而言然如子荆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
特妙以至司空兒女之疵延年雕績之累莫不性取獨
適家罕兼善譬之觀魏闕者蘭錡之第橫戍入越都者
緡纜之榮不愜此言殊軌者易爲工而通方者難爲巧
也乃若醴陵創調雜體名詩筴簧匏管九吹之變悉和
橘柚植梨一啜之鮮不御庶幾力同賁獲才甚驃騎真
天姿之備嫩人外之絕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爲繁薛
君采馳騁嗣音王弼州條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
虞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
延陵之季遠隨羈宦遇閣題銘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

賁油素無不推其贊文容比珊瑚俱欲爲之作架斯固
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
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
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興會仰溯曩符神韻格
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於目芳香
之草不同岑而皆襲於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旣不一揆
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僖面產北方者不
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
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
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
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遜文通祀近祧遠則

吳盛王薛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憂也哉講山武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新城尙書雅重之柴紹炳詩選序謂景宣經史論序藻密淹通翰墨之勳先驅首路詩則綺麗爲宗符采照爛雲津龍躍不厭才多遭亂匿海濱尋至越入閩爲浮屠母趣之歸嘗賣藥長安市上適湖州莊鑪私撰明史以圻名高列之卷首牽連將得重罪旣事白論釋歎曰我自分死矣而得保首領奈何不以餘生學道乎先遁之黃山子寅徒步入山號泣請歸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以祭墓請諾之旣歸弟堦患心痛留治之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旣愈遂游嶺南南雄太守陸世楷善浮

屠靈一營丹崖精舍居之緼鐵鎖下上圻因依焉一夕
夢至一道院丹梯碧瓦迥非人世以龜蛇爲旒神狀貌
甚嚴寤而怪之以問寺僧僧言此似夢中太和山也圻
頷之若有所思忽易道士服遁去寺僧莫之測也子寅
旣舉進士釋褐後又往楚中求之闕關千里蹤跡杳然
遂不知所終或云隱武當爲道士莫得而詳也洪昉思
有荅人詩云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一盃竟忘還乘雲
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圻與其弟培堦並有盛
名太倉張果輯海內名雋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錄之得
若干人爲復社杭州圻兄弟三人裒然列社首人之造
其廬者比之河津之三門山曰此陸氏之龍門也圻所

著曰從同集其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靈蘭堂墨守皆藏於家

培字鯤廷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氣盛不可犯國變方里居辟兵於橫山自經死

堦字梯霞諸生有兩弟曰紫躔名垣曰左城名堦皆名士國變後奉母居河渚之駱家莊以佃漁爲食間受估人請選制舉文名龍門集以酬金養母兄圻賣藥苕霅間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爲樂如是者有年浙撫張運青構書院於萬松山集學士讀書其中奉堦爲師每會赴者千人因輯所講四書錄題之曰大成梓以行世年八十三卒

吳百朋字錦雯錢唐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爲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髯皆紫怒則戟張胸有毫數莖長三寸爲人少言不泄遇事不平侃侃不畏彊禦至推座罵起與人交舒鬲要負氣好俠蓋彊直敢任其天性也嘗遊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箏篴者盈座上日解縕袍貴酒酒酣對客揮毫烟雲滿紙博物洽聞與徐世臣輩創爲瓌麗奇偉之文天下誦之號爲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或問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蘇州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十子詩序謂錦雯才斐妮兼有氣勢故鳴筆下

羈境必絕詣致異小家樂府歌行淪淪大國風也崇禎十六年舉人謁選得蘇州司李改官南和知縣居官有異績歿於任百姓奠者踵接紙錢騰貴一縣盡空建祠祀之兒童亦疊瓦礫爲小室祀焉

陳廷會字際叔以貧教授河渚間居父喪斷酒肉儻然骨立將葬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卽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與陸麗京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道旁觀者竊歎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麗京酷推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士逸祝文毛稚黃謂爲陳作陸有欣色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號竹隱君錢塘人性恬
淡不樂交游美鬚髯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許夏
月好坦腹臥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侍御何元英與
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吾正喜
其傲慢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
爲西泠十子之一毛稚黃嘗言祖望詩蒼潏頓挫如大
漠風雲莽莽無極有從野堂詩晚定爲秦亭詩集十二
卷其爲詩骨格蒼勁七言能用比興雅近少陵五言尤
峭刻如涿州城云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側耳聞啼
飢傷心自我輩夏日宿沈氏園云新月映歸翼涼扉生
夕陰贈恆貲上人云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白竹村

云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俱不減古人朱竹垞亟稱之華州羅賢亦云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祖望王升麓又稱其賦謂爲盧枏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也

孫治字宇台一字鑒菴仁和人諸生朱竹垞曰宇台刻意摹古雖質不佻宛平梁以枏至武林一見便披襟契謂人曰若孫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邠根矩劉士光之儔也其與關六鈴云故人棲託近如何問道元亭白詠歌梅福遊吳辭宦久虞卿去趙著書多秋風絕塞來鴻雁白露寒塘遍芰荷君意陸沈堪寄傲獨慙年歲轉蹉跎華州羅隨園日與放情詩酒謂宇台情詞斐亹信然治

兼善潛虛

沈謙字去矜仁和人少機警六歲能辨四聲長益勵學
好爲詩古文形體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與人言氣纔
屬及發辨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隱於臨平東鄉嘗
謂其友張綱孫曰居山食貧亦能不改其樂恨無黔婁
之婦潁士之奴聲名藉藉戶外車轍恆滿性孝友父沒
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故屬兄旣燼謙割己宅
居之兄欲徙謙念兄貧苦僦屋居留以讓兄人以此益
重之小詞甚工海鹽彭孫通在廣陵見謙及董文友詞
笑謂鄒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與柴紹炳毛
先舒皆長於韻學紹炳作古韻通先舒作南曲正韻謙

作東江詞韻陸圻歎曰恨孫恂周德清曾無先覺有東
江集行於世謙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能垂遠若
俟之子孫恐故紙斤不當二分直也陸圻曰去矜少喜
溫李見華亭陳給事作乃規矩漢魏蹈初盛之風致聲
和而不流意貞而不濫毛先舒曰去矜上溯漢渚下汎
唐波操律比韻特見精妙朱彝尊曰西泠十子以格調
自高去矜采組六朝故特溫麗其九日言懷云九月九
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尊綠酒此時醉舊國黃
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霜霰銅駝鐵鳳生莓苔望鄉不
見遠天盡蕭瑟江山歸去來又五言送人云沙深埋馬
足風利斷人鬚晚眺云落日大荒遠平沙秋雨來

毛先舒字稚黃仁和人爲諸生改名騃字馳黃父歿棄
諸生不求聞達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陳子龍見而咨賞
之因師之復有歆景樓詩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
榻人以爲憂先舒自若曰病味頗亦佳弟不堪爲躁熱
人道耳嘗賣所住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賣
屋金爲營葬費或難之先舒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
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又何有善爲詩有吳宮詞云蘇
臺月出夜烏栖宴罷吳王醉似泥別有深恩酬不得向
君歌舞背君啼王新城賞之以爲未經人道又塘上曲
云第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車滿湖春水弄晴
綠騎馬醉行烏帽斜又怨歌行云南陌提籠葉始生西

堂秉杼錦旋成郎心莫似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亦有古意長於四六有湖海樓儼體文序甚精緻爲西泠十子之一十子詩序謂馳黃素工韻語復精裁鑒沈婉名秀罕出其右或整栗微乖神韻恰合小詞雜著都屬可傳今世說謂陸長於引古毛善於標新毛讀陸文每曰苦成語多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廄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棟橰卽構櫨支撐都無細榦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佚

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黼帳初褰
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
蓮含粉柴紹炳見之笑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
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人以爲中的好談韻學
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韻爲尤要顧韻有六說一穿鼻
二轉輔三斂脣四抵齟五直喉六閉口著韻學指歸及
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
相表裏其論文曰文須具根柢如草木之有根莖也心
以誠通氣以厚養益以虛受慧以靜生誠厚虛靜四字
文章之本根其作文每自頌之不喜二氏書取宋儒語
錄有補實用者錄之題曰鍼心類鈔蓋自爲鍼砭也從

山陰劉蕺山論性命之學其論學以宋儒爲歸論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而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朱子註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自不察耳與學者辨難約數十萬言家貧甚嘗欲賣田刻所著集意未決諸匡鼎曰產去則免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先舒然之卒年六十九所著有思古堂全集十四種思古堂集四卷選書八卷皆雜文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小匡文鈔一卷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

南唐拾遺書一卷格物問荅三卷螺峰說錄一卷

調停於儒

釋之

匡林二卷

以東坡志林時辰事理偶爲駁正更取他作并錄之其實與載辨者止二三條

其餘皆錄集中雜文與人辨者以良聖學真語二卷劉聚衆作謂之林以力排衆論謂之匡宗周說先爲匡林問答詩辨坻四卷評歷代復約其旨歸以爲是編詩聲韻叢說

一卷韻白一卷鸞情集選一卷填詞名解四卷南曲入聲答問一卷匡鼎字虎男錢塘人與兄九鼎並有令聞時人比之機雲軾轍也

丁澎字飛濤號葑園仁和人少嗜飲一石不醉與弟景鴻濬皆以詩名世目之爲三丁讀書樓上客詣之澎伏案上不覺客以爲畫寢迫視之方觀書目與書才一寸嚴顥亭云葑園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撫以書衫袖婺州吳之器賦詩曰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爲一時傾倒如此十子詩選序謂葑園

天性愉夷不耐搽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如合德入宮
芳蘭竟體以自然標勝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
扶荔堂集信美軒詩選與荔裳愚山顥亭輩稱燕臺十
子名滿京師常入東省侍郎李奭棠從東出澎從中入
瞠目相視侍郎遣問訊澎急趨謝侍郎笑曰公耶吾知
公短視何謝爲澎退笑謂人曰吾短視與詩名等一知
中州貢舉得一卷奇之同考以其文波瀾簡質謂其人
老矣請置於乙澎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
名士也榜發乃廬陽李天馥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
衡文幾失此佳士初官法曹時將冊東宮以其諳典禮
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譯館問吏人曰此能詩丁郎

中耶持紫貂玉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坐事謫塞外五載東至靖安卜築於東岡躬飯牛與牧豎同起臥暇輒爲詩音益和無遷謫怨語灑然有箕山風謫居時將軍欲見之遲未往一日乘牛車入城手周易讀之遇將軍節低頭讀不輟將軍喜歸語人曰吾今日遇葑園先生矣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遂禮爲上客居五年乃歸尤西堂爲之像贊曰少之時爲文壇之上將及其壯也稱南宮之上相今將老矣退而隱於西湖之上朱近修稱其風義高舉雄眎藝林天爲加絢地爲吐藻有送吳祐純歸吳中云雁蕩山頭雁北飛龍湫江上秋雲稀釃酒高歌一長別山花亂落吹滿衣猿

啼冥冥日未曙鼓楫東歸向何處丹楓白鷺隨我行
明日江關送君去又送王山長還楚南云地盡三巴接將
歸南雍州天空一雁斷何處岳陽樓橘樹侵寒雨猿聲
入暮秋鄉園正搖落有夢逐湘流

虞黃昊字景明一字景銘十歲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
文更作辭巧文人賞其工以是知其爲遠到器康熙五
年舉人十子詩選序謂景銘妙齡嗣響一洗蕪累雅才
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號獨步比於毛馳黃七絕
妙得天縱非由鑽仰有楊柳枝詞云楊花如雪撲征衣
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不知真在路傍飛

方中通 揚州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父以智明崇禎十五年進士官檢討晚爲僧名宏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尚有通雅五十二卷網羅載籍疏證前訓譌濫實罕明之中葉雅才好博首言楊慎其次爲陳耀文焦竑然慎才覈而實疎耀文辭蕪而寡要竑習與李贄遊多引佛書彌傷總雜以智著書於名物訓詁皆有徵實無三家之短矣又有易杻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中通少傳父業稽古有機思喜量圭黍察儀漏嘗以古九章法僅存條目鮮能尋繹其義乃據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之又列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

度衍凡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廣昌揭暄著寫天通語與相質難爲揭方問答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集中通兄中德字田伯隱居不仕年八十猶讀書不輟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中履字素伯幼隨父於方外晚築稻花齋於湖上殫力著述有汗青閣集及古今釋疑十八卷

揭暄字子宣研究西法別有精詣嘗謂七政小輪皆自然旋運如手攪盤水勢取周遭行急渦生乃成畱逆自古高才鴻生來覩斯指矣

蕭正模

蕭正模字端木福建將樂人少補諸生從同邑侍郎廖騰燧學與郡人余思復施中鄧拔萃吳日彩等以古文詞相切劘耿精忠爲亂匿深山中亂定始出累試不遇學使汪薇楊鍾岳賞之巡撫張伯行開館延士纂修朱子書屬正模總編焉貢太學一至京師而返於祿仕泊如也正模深史學自漢訖後五代爲史論十八卷多糺舊史之謬當時號爲精核又爲讀東林筆記五篇其一曰故明講學之事流爲門戶而國因之亡議者以爲亡國者非東林而攻東林者也顧余於諸君子亦有責焉夫顧涇陽之實始講學而諸公隨之也不從京察之閤

銓不合乎不從國本之爭請不得乎書救淮撫連諸臺
省以爲之地也可不謂之聲援乎聲生勢長致海內以
爲國是非東林不定也而諸小人生心矣夫此爲臭味
則彼爲參商此以道學爲是非則彼以意見爲駁覆此
身去名高而海內以爲清流則彼恃權求勝而營窟以
護身命此固宜其騎虎之勢之不得中下而無地自容
者之不得操刀而使人代割也善夫繆西谿之言曰諸
君有立名之心黨錮與道學將爲一矣而黃真長於魏
廓園之擊魏廣微也曰今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爲分則
小人尙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不則迫之於險將爲
所欲爲耳於內外之勢已成也曰吾輩處漏舟亦惟衣

桸自戒無自爲敵國也嗟乎是數言者可爲諸公藥石
矣而諸公弗然也夫諸公夙昔持正固無立黨之心而
事成水火勢等仇讐天下之亡亡於小人之有意以陷
君子而君子之以必爲君子求勝於小人者亦無所謝
於門戶之責蓋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三黨僞學明
之東林易世皆然乃知夫子之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
黨者必有其道而諸公日事講學而不及講之乎此也
噫其二曰諸君子旣以京察之齟齬國本之爭立去而
講學而其後三案紛紛小人遂乃結連內外而爲諸君
子禍夫京察之柄在銓而銓部之持正守法者孫鑰趙
南星孫丕揚顧憲成王圖諸君子也此其曲在閣不待

言矣國本之爭立則在神宗之中年光宗已長而鄭妃有寵母愛子抱羣小之窺乎菀枯之勢者無日不爲鄭謀此時國本之立其可緩乎諸君子旣已振腕盱衡乃一請再請至屢請而竄逐廷杖猶爭之不已沈一貫者不力贊之而陰排之黨人之目自是不改於朝阼而其後諸奸相有待嫡而立之議有拜后爲母而後稱子之議有三王並封之議依違苟且要以緩立太子之謀而爲福王地向非臺山委曲調護則福王之國遷延何日而鄭氏之爲太子禍者詎止張差之挺擊已乎夫在今日以爲張差挺擊可談笑而道耳而當時事起須臾禍在國本雖有良平之智伊霍之用計不及施讞其獄者

得以風癩了事也乎光宗升遐李可灼之紅丸再進方從哲實過信而主使之而復敢以回籍之溫綸銀幣之厚賚蓋知其罪而不之討此培植之善類株連於三案之糾纏而莫可理也悲夫其三曰宰相者國是之權衡而人才之消長國家之治亂隨之故自京察之閣銓齟齬也而東林講學起於張與王之攬權以自私自國本爭立而諸賢鉤黨之目成於沈一貫之沮撓張綱紅丸挺擊移宮之是非不定而沈方溫魏之懷奸釀禍予魏闡以太阿之倒提於是而君子日消小人日長國本幾搖國勢日殆幸而有夾輔幼主剖洗移宮始末於乞歸一疏之劉一燝也救文震孟之廷杖爭趙南星高攀龍

之去國而委婉調變於內外之韓爌也安太子於王日
乾之訐而上皇不驚謂福王以之國有日而廷臣不聞
甘繆昌期熊廷弼孫慎行之詰責而彌縫補救若狄梁
公之在女主之朝而復唐宗社於從容諷諭中之葉向
高也嗟夫方君子之羣萃於廷也一二奸相撲滅之而
有餘及夫云亡殄瘁雖有賢相培護之而不足夫朋黨
勢成於媚嫉而門戶禍及於國家可勝歎哉其四曰有
綱常名教而天下之是非以定有天下之公是公非而
後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諸君子蓋憤然於朝
論之無真是真非而綱常名教之將墜地也則退而修
之於身傳之於人使公是公非之不泯於人心而綱常

名教庶乎有賴顧諸小人弗善也諸小人顧亦知諸君子之爲善良矣而於無可指摘之中加以假借矯激之名夫諸公固非假借而卽如毀之假借其假借有一不歸於名義者乎諸公固非矯激而卽如毀之矯激其矯激有一不準之廉隅者乎今謂其樹高明之幟而繩人過刻持論過深如前所論則有之矣而其中名位若免寵辱不驚毅然託孤寄命之節挺然百折不回之概若楊左之輔幼君料元惡臨大獄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力乎繆西谿周蓼洲黃真長李忠毅之不畏彊禦慷慨就死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勁骨乎高景逸之持正不撓從容就義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識乎夫旣仗節守義

以身立綱常名教之準矣而義誠所動使夫焚香請畱
檻車哭送之衆綿亙於千萬里而飛轂投竿以殺詔使
者有轟轟烈烈之五人也此時朝廷之是非舛矣而人
心之真是真非顧不以講學而畱乎蓋至奸闇之怒愈
深諸公之禍愈酷而天夢旋醒元兇就戮薰蕕涇渭雖
暫白於一時而善類之存者尙不免於餘孽之摧挫卒
使猜忌之主疑信互參而知之不用用之不專莫能奪
垂喪之天下於溫周馬阮之手也然終賴范景文李邦
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衛景瑗諸君子捐軀徇國以
不使綱常墜地歐陽子所謂諸公力未必能存唐然必
不亡唐而獨存者也而論者不憫其生之蹇不計其死

之重猥以四十載門戶之禍獨歸之講學以爲無補於
明社之墟則亦沈一貫湯賓尹楊維垣之甘爲東林蟲
賊者而已其五曰余讀東林列傳歎息諸賢之摧殘於
崇禎之朝與摧殘於夫啟之朝無以異而禍又有甚焉
夫天啟之朝蓋自前奸相與東林爲仇遂與羣小結連
內豎以攻之而其禍至此酷然固曰主昏於上閹橫於
中而莫如之何也至崇禎則目睹其昏其橫而諸賢之
禍之酷也勵精圖治天下見其除奸之速以爲諸賢之
得君有爲在此一日而根深蒂固之餘孽如楊維垣者
尋敢以東林與崔魏並稱邪黨而更爲趙黨熊黨孫黨
鄒黨之目矣父事忠賢鐫名溺器以求媚之溫體仁張

至發得邀寵眷而爲諸陷阱矣厭羣臣不任事而委任
閹豎部事以之監督師行則監軍總監紛紛四出羣閹
遂益逞志於士大夫矣蓋帝之綜察類漢宣而拒諫師
非大類梁武自以爲蒙蔽之必察也而左右之蔽賢者
早乘帝於不樂正言之頃自以爲信任之在我也而羣
小之逢迎冀用者早窺帝於拂諫偏袒之時故雖以素
所親重得其章奏必書之御屏如倪元璐而卒以羣凶
之伎沮不獲居相位也以侃侃持正之劉宗周而以劾
溫體仁効內豎拂其愛而觸之怒降黜無甯日也以爭
奪情爭國是百折不回之黃道周而幾與金光辰姜埰
之逆鱗嬰怒者同於不保其身也夫正直難受則詔諛

者易與其所委任非庸惡陋劣之溫體仁周延儒則脅肩諂笑之張至發也非侈口而談滅賊之袁崇煥則縲絏受任束手無策縱敵養禍之楊嗣昌也而雖有戰勝攻取威服九邊之盧象昇以嗣昌之媚忮身死賈莊而莫之殛矣有足當一面之毛文龍以袁崇煥之專擅斷首舟中而三軍解體矣以極之煥之屢窘劇寇望其有皇甫嵩朱儁之功而終以忤溫體仁不得召用而死矣以孫承宗之歷任關門功高保障而以廷臣之異議幾以常山之敗見中危法矣他如鄒維璉祁彪佳所試有功而皆以羣小之居中功墜垂成嗚乎其東林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以小人閒之遂使二百數

十年之天下竟亡於明察之主之朝蓋帝所謂明者非
明所謂察者過察而知人則哲自古爲難余於思宗三
歎息焉於諸賢三歎息焉正模他文尙多皆不能逮此
也正模爲詩不喜齊梁體滔滔自運談藝家恨其少蘊
藉之致以諸生終有深谷詩文集四十卷

胡渭 許鴻磐

胡渭德清人初名渭生字肅明一字東樵明隆慶進士友信曾孫也父公角天啟舉人渭年十二而孤值寇亂母攜之避兵山谷間教以書略能上口遂有志嚮學年十五爲縣諸生游學京師大學士馮溥尙書徐乾學優禮之乾學修一統志渭與常熟黃儀無錫顧祖禹山陽閻若璩對共量定焉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通地理之學嘗以尙書孔安國禹貢傳孔穎達禹貢傳正義頗有失路宋蔡沈注疏漏尤多尋用己意裁爲一書三江當依鄭說庾仲初之言不可釋禹貢梁州黑水非導川黑水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潒滎波旣豬波從鄭作播

其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河水溢徙之害及修復之事穿塞之迹因論近日淮黃之勢曰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書凡二十卷爲圖四

十七名禹貢雖指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並寫禹貢雖指本上之上深嘉美

敕賜御書示寵異焉渭又謂詩書禮春秋不可無圖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宋陳搏易圖爲道家服鍊所用非作易準式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豈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古無傳者無可虛造洛書本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不爲易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以明丹道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因撰治易圖明辨十卷正之又云洪範古聖所傳有目者所共覩聞

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五行傳專言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其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無錯簡王柏胡一中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三卷又以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譌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關文何待於補爲大學翼真七卷與錐

指竝行於世卒年八十有二子彥昇進士刑部主事改除山東定陶知縣能傳父業有樂律表微七卷及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若干卷

許鴻磐字漸遠濟甯人進士官安徽府同知善言地里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亦拙明景範之亞也有雪帆雜著一卷金谿戴敦元嘗與甘泉江藩共觀其書歎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許君失許君矣

邵遠平

邵遠平本名吳遠字呂璜又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升郎中出視江西學政高祖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官刑曹建言獲罪遷光祿寺少卿著宏簡錄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元則未遑及也遠平乃循其例續爲元史類編舊史之重複者去之闕畧者增之制誥之文備於帝紀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忠臣義士廣益尤多檢討朱彝尊稱其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足以傳之不朽矣除侍讀二十年充廣東主考官還進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擢少詹事請告歸優游林泉

築園於城東以琴史自娛於世務泊如也

聖祖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遠平詩宗唐人其音和以雅詩集甚富其戒菴詩存一卷在京邸所作多典禮紀頌之章世競行之

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考授中書
丁父憂歸未赴補儀封城北舊有隄三十八年因雨潰
決伯行率居民囊土塞之隄遂完固三十九年總河張
鵬翮疏薦堪理河務以原銜赴工督修黃河南岸隄二
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四十二年授山東道四
十五年遷蘇臬四十六年巡撫福建以閩省米價日昂
請發帑金就湖廣江西等省買米平糴下車以來尤以
表章理學提厲人才爲務日求宋儒遺書手爲評釋付
梓創鰲峰書院爲作養人才地閩俗買貧女爲婢男子
勞役悉委之婢有齒落不嫁者或賣之尼庵中許令贖

歸并分俸代贖且嚴幼女爲尼之禁俗遂革伯行自奉
菲約官吏化之民爲語曰居官若父母訓士若良師調
江蘇巡撫操守廉潔爲天下清官第一與總督噶禮甚
爲齟齬尋入爲戶部侍郎署倉場侍郎充順天鄉試正
考官六十年充會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禮部尙書三
年卒於任年七十有五諡清恪子師載以一品廕官至
河道總督所著有道統錄二卷輯周子二程子邵子張
子游酢尹焞楊時羅見素李侗朱子張栻真德秀許衡
薛瑄胡居仁羅洪先十七家詩爲濂洛風雅六卷附錄
一卷廣近思錄十四卷二程語錄十八卷困學錄集釋
八卷小學集解六卷濂洛關閩書十九卷道南原委六

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性理正宗四十卷正誼堂集十二卷又有居濟一得八卷附河漕類纂一卷謂河自宿遷以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縱之宿遷以上河窄而流舒法宜束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汎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又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諸條均見居濟一得書中皆督修河道時所著也

顧景星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有白茅堂集母明懷
十三月而生生之夕巨蛇亘屋上光色煒異父夢星降
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三歲尙不語
一日語忽迷彌月及前生事甚悉歲飢有司元夕張燈
家人衣以彩襦憇往觀感然曰何不以此賑飢吾不願
往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束
髮就試合肥龔芝麓一見奇之薦之太守許我西太守
與論古今事大驚異拔冠黃郡第一時飢疫相仍寇氛
四熾先是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
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景星年十六

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癸未
屠蘄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南畿甫立授景星推
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
浮家澱湖爲長隱計順治十六年庚子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康熙戊午
詔求博學鴻儒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試蒙

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
堂曰白茅取易无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有七景
星記誦淹博著述甚富初有讀史集論九卷暉池錄一
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康熙丙午燬於
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與杜于皇齊名才氣

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
勿翦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龔
尙書鼎孳歸本朝後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黃
公弔合肥尙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輅葬大行義聲歸
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時溝瀆
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爲人文過如此陳宏緒曰
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
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責大
帥之不法者是時氣蓋天下較東方朔之旁若無人禰
正平之鼠視孟德殆欲過之不幸世亂坎壈流離佗僚
無聊之致一寄於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嗟乎以彼其才生不遇時愴怳懷年且四十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

李天馥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永城人合肥籍順治戊戌進士官大學士諡文定有容齋集詩鴻博絕麗嘗有句云危磴雲中盤積翠懸巖天半落空青有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在位虛公善下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皆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則爲吏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名章俊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嘗以河工事務與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會九卿集議於廷輔以

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
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海水倒注成龍以
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
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執一說詞色
或厲天馥曰何至此凡事平其氣可也吾初亦爾後旣
熟漸平也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可停從天
馥議也母喪歸廬墓側居常好施旣卒鄉人哭之如喪
所親王士正曰容齋相國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
多通顯置酒新第讀學史胄司卽席賦詩云郎君館閣
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時人以比唐人鸞掖鯉庭之
句予予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程可則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彥揆又字湟漆號石臞南海人可則詩文名世順治壬辰會試第一以磨勘故不與

殿試泊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秘書院辛丑以戶部主事分校北闈晉職方郎副往山西勘問總兵官趙良棟案白其冤癸丑出知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以敏幹稱卒於任有遙集樓海日堂等集初可則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宮入禁苑忌者撫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可則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爲詩文以行遠遂沈酣經史自兩漢六朝三唐以來罔不網羅按討期自

成一家言在都下與宋荔裳施愚山王西樵阮亭汪茗
文沈繹堂曹顧菴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是時
可則官兵部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
騰蹕奮偉熊熊有光燄論者謂亞於阮亭品在公馘玉
虬鈍翁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乎或語及前事謝曰吾
嚮者之文誠不足以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可則之所
蓄又可知也王士正曰可則有青山詩云朝發青山頭
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
刪作絕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五律格調直逼
唐賢其書張伯明先生忠烈詩卷三首尤爲沈鬱詩云
千古淮陽烈悠悠復應城斯文慙後死吾道見先生俎

豈爲軍旅旂常足姓名至今餘浩氣日夜遶南荆盜賊
悲前代驅除豈異人將軍無衛霍博士有君臣報國心
何苦承師道更屯所欽還令子涕泣上楓宸卽襄祠廟
在江漢表遐靈頻水波同碧松門草自青哀歌鄰楚些
遺恨乞秦庭異代崇風烈何由薦德馨先生諱國勲湖
北黃陂人官應城司訓流寇圍應城率民兵死守三閱
月食盡城陷先生罵賊賊支解之司訓無守土責而先
生之死忠烈若是誦此詩益令人想見忠魂毅魄也五
言摘句人烟寒大陸山雨急長河七言摘句銅梁舊枕
秦山險玉壘新連楚塞平又芳草又生新雨後故山遙
憶暮春初

陳鵬年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至河道總督諡恪勤有陳恪勤集滄洲長七尺美鬚髯性彊直成進士五年授西安縣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厲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題補天津同知改山陽縣既抵官逮淮關蠹役重懲之擢知海州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扳富人掠其家逼婦女縊死既成讞遇赦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况又劫殺無赦理置之法會大役總督阿山召屬吏議增地丁耗羨鵬年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四十四年辦

南巡行宮或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於簟席間

聖祖召鵬年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問江南廉吏以鵬年對及是復論其爲人文端對曰吏

畏威而不怨民懷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會陳水師於金山先期一夕大吏檄飭疊

石爲步者三欲以困之鵬年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

從者屬於路不召自來爭踴躍撤屋材濟工四鼓工竣

聖祖臨觀益奇之是年以河牯事被議落職羈江甯江

甯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之旣拮據無所得則以嘗

於武廟左近羣娼穢汙之地逐之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爲大不敬論死獄未上一日大學士李文貞進見

聖祖問阿山在官若何文貞對言阿山廉幹果於任事
獨劾陳鵬年一事失民心耳領之從寬免死尋以總督
邵穆布請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於是議賑貸濬城
濠修學宮勦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餘案決
斷神速不一月判結都盡四十八年張伯行巡撫江蘇
倚重鵬年大小事多與裁決總督噶禮旣與巡撫有隙
甚忌之以鵬年所作重遊虎邱詩爲怨望句句旁注而
密劾奏之摘印下獄復擬大辟其詩云雪艇松龕閱歲
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
祠雨後萬松全還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
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晌閒青鞵布襪也看

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閒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

聖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宥其罪不問尋命復其官鵬年有句云禁闔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漁樵六十年偕尙書張鵬翮審視南北河隄尋

詔留河工其年河決武陟馬營鵬年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冬暑總督河道事明年馬營再決遂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報可未幾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

濟濟丁數千呼號載路乃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上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再至武陟時決口尙未塞
遂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入尺再請開官莊峪引
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雍正元年正月
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北面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
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萬人表聞下
詔憫悼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後祀公名宦以
配海忠介

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知縣有小倉山房集枚長身鶴立聲若洪鐘有美才弱冠卽舉鴻博在徵士中最年少一時名滿日下旣而成進士入詞垣洎散館以清文未嫻改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甯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立判遣無稽畱者多設耳目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實則榜之通衢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左契訟久案山積枚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

也乃別給符驗使各開墾聞者歎服有布賈江行舟觸戰船溺死一兵衆兵嗷嗷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乃令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而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按其篋得關節書十數封悉焚之重撻遣之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衆劫之者細詢之則土人遏糶也諭以情法追還之其敏斷類此總督尹文端愛其才旣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年甫四十絕意仕進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頓挫皆能自

發其思力求新變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專長也然
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後進之士相率效尤未學其
才能先學其放蕩漸且恣其游戲其流弊誠非細故矣
爲人賦性通脫近於縱情逸志石庵相國在江甯時將
訪而按之枚以二詩投焉閱畢頓釋前嫌枚旣山居年
又最高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各編次爲
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有裨正史詩文集上自
公卿大夫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
求其書者仕雖不顯而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
世謂百餘年來未有及隨園者張船山檢討所謂一代
傳人傳已定非溢美也以嘉慶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枚

有重建于忠肅廟碑文成既鐫諸石模寫者日有百數
其辭曰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
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
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
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豈有建熙天曜日之勲而弓藏
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
光照星斗此我滋圃莊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
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
聽朝恩而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
尚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
沙烟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啟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

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鵲鵲難回野井之
君殿擊蒼鷹反逼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
小醜營魂驛騷北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
中申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蕭勺羣
慝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勒劉超
妻于徙入宮中王行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
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陳持螯弧先登八鎮開
關使老罷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
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畧耳聽羽書百函飛馳
五版竝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
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實行桑公揮一

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
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之天下也社稷
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
單所以守卽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儻盟
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膊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鬻
拳不納之狀借廝養詭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聞
四諭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暉臺鼎返大厯鍾還日乃
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鑾音鮮卑禁聲送
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懼
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瓜牛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

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勲子儀似之公之讓
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青生於御坐壬人行
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
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干奴之共膽搖
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
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耀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
天飛冤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乃思道
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
有竊位之心事同夫槩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
迎兄者何邪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
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

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薰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見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訐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侯到而始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卽下一則以刑餘爲周召一則以閫外付奚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陳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反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旣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以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

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媼相忍斫尸臣獨不念五國
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灑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
蒙塵之主邪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
者又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
視愍懷之廢者何邪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衰宋
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
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叔爲奴
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
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
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權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
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儻必故劍

之求而舍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鬚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國無奧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壁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麝臍不露軫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鑿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拱鐸鉤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壁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

猜而沙邱主父探數無聞黔耶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
頒於姑孰藥杵停擣於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
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爲子諒
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周公蒙難責君明
之模稜先主西行責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
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
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以爲白馬銀濤
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
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
當怨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相矣中丞章志貞教
肅禮明裡易棟宇之摧頽表神旗之舄奕將刊元石遠

文獻徵存錄

卷六

百 有嘉樹軒

命鯁生嗚呼與其築鬻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
閎議掃萬古之蟬蛸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
濡染大筆竟書表忠觀之碑是文不做前人抑揚跌宕
得六朝體格其他神道碑墓志銘諸文孫淵如謂其紀
事多失實如集中紀馬僧事亦其證也

陸燿

陸燿字朗夫號青來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湖南巡撫有切問齋集燿舉京兆補中書僕直樞垣任事頗勤以郎中出守登州其調濟南也請截畱南糧爲儲備計任河道時請疏泉源增修月河爲臬使時以犯徒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近有欲閉城者議不可曰寇未至閉城是示之怯也且鄉民入城何忍棄之乃練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闔彈壓稽察賊知有備不敢南向撫楚時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許陳情終養一時歸養者多矣會總督閱兵抵長沙直入廨中見午食皆菽乳菜蔬訝之曰天不雨

齋必變食故如此總督素豪侈聞語瞿然詈其奴曰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轅豐腴悉撤人謂總督特昇額知過而益歎清德之感人者速也所輯切問齋文鈔自序有曰道備於經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擗摭細瑣抉剔幽隱紛如聚訟此何爲者也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觀此則切問齋一書期有裨於實用其嘉惠後學不淺矣有句云苛節刪於相熟後淡懷長似訂交初可想見其標致

蔣士銓

蔣士銓字心餘號蒼生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
編修有忠雅堂集士銓天稟英絕一覽輒記秀眉長身
兩眸子灼灼如電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丁卯舉於鄉
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居官八年乞假養
親屢主蕺山崇文安定書院講席與彭文勤生同鄉同
年進士又同官翰林時稱江右兩名士裘文達薦之故
上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文勤召見時

天子問蔣士銓何在彭以士銓母老對後養親事畢感
上恩入都供職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在蕺山時
越中三江閘久堙廢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濬曰事非吾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一百一十五 有嘉棧軒

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爲飛札嶺南俾其孀孤扶六櫬歸其哀楊屋子載詩云君死我尙生忍見顛危糾悠忽成坐視何用我爲友真氣鬱勃不獨友誼之篤也後雖晚年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有五子七孫撰几授杖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生時亦然以五十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一心餘博通淹雅諸體皆工蒼蒼莽莽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不同英雄欺人不比優孟貌古其隸事則金銀銅鐵鎔爲一鑪而不覺其雜也其使氣則甘辛酸鹹調於一鼎而愈見其和也夙知音律遇忠孝節烈事

輒以長歌紀之意所未盡放而爲院本有芝龕香祖諸劇世尤稱之袁簡齋稱詩以第一人自負其位置心餘則第二也然袁詩多可驚可喜而蔣詩則多可味如樓霞詩萬石聚成海句奇又焦山詩江隨禹力已朝宗山到漢朝纔得姓拈出便警又閉門人各在深山七字極有味又楚水入吳寬五字中有數千里至如古來失路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二語較之文章遼海哭秋風尤爲沈痛涉水之處車轍所經往往有故設陷阱恣其需索者此亦守土者所宜畱心也心餘有詩云泥中列阱道旁嬉橫索金錢一挽持過客囊空民橐滿可憐官吏不曾知

趙翼

趙翼字耘菰號甌北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及第三人官貴西道有甌北集天才亮特機警過人初官中書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其手每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傳文忠尤愛之既第進士改翰林出守廣西鎮遠時緬甸方用兵

詔遴鄰省幹才助蒐軍實住滇半載泊督兵采入遣還粵又調廣州尋擢貴西道以母老乞養歸不復出家食幾三十年與袁簡齋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埒所撰廿二史劄記攷證精審又陔餘叢考一書雖不及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之精博然於文字之同異究其源流

事物之差殊正其謬誤抑多聞解惑之一助也其

皇朝武功紀盛一書以連篇累幅未能備述者而簡括出之足徵史才惟簷曝雜記體例稍雜未爲善本然

國家掌故及滇黔各省土風物產觀覽畧備益足增長見聞通知時事較之侈談考據於日用事物之間毫無裨補者勝之晚歲取唐宋以來各家全集展玩而尋繹之沿波溯源間得其心力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抉摘精微語多切當要非局方隅之見橫使議論也其論列近代諸家梅村後獨舉初白蓋查詩空靈變化甌北性與之近也然如王漁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之初白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時獨能陶冶性靈

自南門徑此初白所以爲不可及則甌北之論詩亦可
云獨具隻眼矣甌北五言中論古諸作發抒太盡於一
倡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然探喉而出每如
吾意之所欲發如所云乃知曠達人大抵十九寓一朝
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動爲古人誤又所云
荆公變祖法欲叛富彊治及至法必行流毒不可制乃
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誦至愜心處淋漓痛快似倩麻
姑癢處搔也七言古詩時見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
之句如曉星明似月古堠立疑人月華涼在水山影澹
於雲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夜踏邊久客不歸無
異死故人入夢尙如生可稱能品却非詩家第一義其

人參詩有云但許活富人貧者其可冀豈知黃耆黨參
療極重之病醫家輒云非人參不治亦思世間病人力
能服參者有幾哉